

美国和墨西哥在北美经济一体化中的 贸易效应比较

朱润东 张 彬

[摘 要] 北美经济一体化作为一种南北型的经济一体化形式,对成员国是否具有相同的贸易增长效应,一直是一个理论争议的焦点。我们对美国和墨西哥在 CUSTA 和 NAFTA 中贸易流变化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北美经济一体化总体上更有利于美国的贸易增长,而不利于墨西哥,而且这种收益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发展中国家参与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应该一方面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另一方面逐步开放市场。

[关键词] CUSTA; NAFTA; 贸易效应; 进口需求方程

[中图分类号] F7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9)03-0395-05

当今世界有许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但大多是发达国家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之间组成的。前者的代表是欧盟,后者的代表是中美洲共同市场、东盟等。与之相比,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显得与众不同。NAFTA 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 1989 年美加自由贸易区(CUSTA)成立的基础上建立的。自 1994 年 NAFTA 生效以来,墨西哥对其他两个成员国开放了本国市场,并取得了进入美、加市场进行自由贸易和投资的权力。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和其他两个发达国家平等地进行了贸易投资自由化。

从目前情况看,这种南北型区域合作效果很好。NAFTA 成立以来,区内贸易的比重已经由成立之初的 45.8% 上升到 2004 年的 55.8%,到 2008 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 60% 以上。北美经济一体化使成员国普遍受益,但国际上公认墨西哥是最大的受益者。事实是否如此,墨西哥在北美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是否真的享受到了比美国更大的贸易增长的好处?

一、关于北美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贸易增长效应的理论争议

从 NAFTA 成立至今,人们对“NAFTA 是否会平等地提高成员国福利水平”这一论题一直存在着争议。由于对外贸易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一国国民可享受到的世界福利水平的高低,所以,NAFTA 是否对成员国具有均等的贸易增长效应成为了争论的焦点之一。

一类观点认为,北美经济一体化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的贸易增长,而不利于发达国家美国。

西方主流经济学流派的学者通过各种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都认为 NAFTA 对成员国的贸易效应为正,其中对墨西哥的贸易增长效应最显著。Gould(1998)、Krueger(1999)和 Soloaga & Winters(2001)等对北美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应进行了计量分析,都发现北美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总体上有贸易增长效应,其中对墨西哥的贸易增长效应最大。目前,西方经济学界、政府官员和民众普遍持有这种观点。

另一类观点认为,北美经济一体化更有利于美国的贸易增长,而不利于墨西哥。

持有这种观点的结构主义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成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会使发展中国

家的贸易条件具有长期恶化的趋势。因为发达国家会利用其在世界市场中的垄断优势,将高附加值产品以较高价格输往发展中国家,而将低附加值产品以较低价格输入本国。这种“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现象会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水平,提高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尽管这种观点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认同,但持有这种观点的论著大多是一些定性的分析,缺乏定量的检验,所以,在数理经济盛行的今天,这种观点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

二、计量建模和数据来源

针对以上的争论,我们将应用数理模型来实证检验这两种观点究竟谁是谁非。下面,我们应用一种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通常使用的进口需求回归模型来检验北美经济一体化对美国和墨西哥两国具有多大的贸易增长效应,并通过比较来分析这种贸易增长效应在两国间体现出怎样的特点。

模型假设一国从另一国某类商品的当期进口取决于四个条件:该类商品前期的进口水平,该类商品正常的进口增长率,进口国所受的当期聚合冲击,经济一体化组织成立对贸易流产生的一切影响。

由于进口增长率会因不同年度和不同的国家匹配而不同,所以在 Magee (2004)的模型中, j 国从 i 国在 k 类商品 t 时期的进口量 M_{ijkt} 可以表示为方程(1):

$$M_{ijkt} = a_{ijk} + a_{jkt} + \beta M_{ijkt-1} + \sum_{y=1989}^{2007} \gamma_y RTA_{y,ijt} + \sum_{y=1989}^{2007} (\phi_y RTA_{y,ijt} + \delta_y TD_{y,ijt}) M_{ijkt-1} + \epsilon_{ijkt} \quad (1)$$

方程(1)包括了两种固定影响:一是进出口国之间贸易流在特定商品 k 上的固定影响 a_{ijk} ,二是进口国进口商品 k 所受的年度固定影响 a_{jkt} 。 a_{ijk} 用于解释在观测年度内两国一切的特殊贸易关系,如在建立经济一体化组织之前已经存在的优惠贸易安排、地理邻近和共同语言等。 a_{jkt} 用于解释在该年度 t 各种影响进口国进口商品 k 的因素所产生的聚合冲击。 β 用于解释在没有区域贸易协定情况下前期进口水平与当期进口水平之间的关系。 $RTA_{y,ijt}$ 是一个引入的虚拟变量,当国家 i 与 j 在 y 年签订了一项新的优惠协定,则在此后的每年($t \geq y$), $RTA_{y,ijt}$ 均取值 1, 否则取值 0。参数 ϕ_y 用于衡量贸易协定对前期和当期进口关系的影响,而 γ_y 衡量贸易协定所引起的进口量的跳跃性的变化度。 ϕ_y 和 γ_y 共同来表示一项贸易协定带来经济一体化组织内商品 k 贸易增长的程度。如果出口国 i 在年度 t ($t \geq y$) 不是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变量 $TD_{y,ijt}$ 为 1, 否则为 0。 δ_y 衡量协定对从经济一体化组织外进口的贸易转移效应,当 δ_y 为负值时表示进口的下降,其绝对值大小就是贸易转移的大小。

由于考虑到现实中不同种类商品有不同的进口增长率,所以本节将引入 β_k 以替代 β , β_k 表示没有区域贸易协定下商品 k 的前期进口水平与当期进口水平之间的关系。所以,进口需求方程是方程(2):

$$M_{ijkt} = a_{ijk} + a_{jkt} + \beta_k M_{ijkt-1} + \sum_{y=1989}^{2007} \gamma_y RTA_{y,ijt} + \sum_{y=1989}^{2007} (\phi_y RTA_{y,ijt} + \delta_y TD_{y,ijt}) M_{ijkt-1} + \epsilon_{ijkt} \quad (2)$$

将 10 类商品的方程联立成的方程组,写成以下的形式:

$$\begin{bmatrix} y_1 \\ y_2 \\ \vdots \\ y_{10}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alpha_1 \\ \alpha_2 \\ \vdots \\ \alpha_{10}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x_1 & 0 & \cdots & 0 \\ 0 & x_2 & \cdots & 0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0 & 0 & \cdots & x_{10} \end{bmatrix} \begin{bmatrix} \beta_1 \\ \beta_2 \\ \vdots \\ \beta_{10}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mu_1 \\ \mu_2 \\ \vdots \\ \mu_{10} \end{bmatrix}$$

由于所使用的数据样本存在大量的横截面数据和较长的时间序列,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单方程估计会产生相关性,所以要对该方程组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估计,有效地消除异方差性、同时期相关性和序列相关性问题,得出方程组中系数的估计量是有效的线性无偏估计量。

将估计值代入方程(2),并令 $TD_{1989,ct}$ 、 $RTA_{1989,ct}$ 、 $TD_{1994,mt}$ 和 $RTA_{1994,mt}$ 均取值 0,得出反事实估计值 M_{ckt}^1 和 M_{mkt}^1 。 M_{ckt}^1 (M_{mkt}^1) 表示如果不存在任何贸易协定情况下在年度 t 美国(墨西哥)从墨西哥(美国)进口商品 k 的进口量估计值,再令 $TD_{1994,mt}$ 和 $PTA_{1994,mt}$ 均取值 0,得出反事实估计值 M_{ckt}^2 。 M_{ckt}^2 表示如果不存在 NAFTA 情况下商品 k 在年度 t 美国从墨西哥进口量估计值。 $M_{ckt} - M_{ckt}^1$ 表示两个贸易

协定所带来 k 类商品美国从墨西哥进口量的总变化; $M_{\text{ckt}}^2 - M_{\text{ckt}}^1$ 表示 NAFTA 所带来 k 类商品美国从墨西哥进口量的总变化; $M_{\text{mkt}}^2 - M_{\text{mkt}}^1$ 表示 CUSTA 所带来 k 类商品美国从墨西哥进口量的总变化; $M_{\text{mkt}}^1 - M_{\text{mkt}}^2$ 表示 NAFTA 所带来 k 类商品墨西哥从美国进口量的总变化。如果估计值的结果为正,表明优惠贸易协定带来的净贸易效应为正,即有贸易增长效应,反之,表明净贸易效应为负,即有贸易抑制效应。估计值的绝对值大小表明效应的绝对大小。

在此,我们运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SD Comtrade Database)1981年到2007年的双边贸易数据,采用 SITC 一位数商品分类方法,使用 STATA9.0 计量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

三、实证结果分析

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出以下几个重要结论:

(一)北美经济一体化总体上更有利于美国的贸易增长,而不利于墨西哥

NAFTA 和 CUSTA 对美国在所有商品范围内的总贸易效应由 1989 年的-15.96 亿美元上升到 1994 年的 92.76 亿美元,到了 2005 年,这一数据进一步上升到 215.71 亿美元。这表明北美经济一体化对美国贸易增长由早期的抑制效果转变为现在的促进效果,并且这种促进效果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但是,NAFTA 对墨西哥的总贸易效应却由 1994 年的一 26.47 亿美元下降到 2005 年的一 33.68 亿美元。这表明北美经济一体化对墨西哥的贸易效应并非如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的那样。NAFTA 成立十几年来,不仅没有促进墨西哥的贸易增长,反而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尽管这种贸易抑制的效果并不大。

为什么我们的实证结果与目前西方普遍认同的观点大为不同,其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西方经济学者在分析北美经济一体化对美国的贸易增长效应时,往往只考虑 NAFTA 对美国的贸易效应,而忽视了 CUSTA 的作用,从而低估了对美国的贸易增长效应。例如,1994 年 CUSTA 对美国的贸易增长效应占总效应的 53.76%,到了 2000 年,这一比重为 53.42%,到了 2005 年,这一比重仍高达 46.03%。其次,人们在评价北美经济一体化对墨西哥的贸易效应时,往往用墨西哥对外贸易的年度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实际上,墨西哥从美国的进口量占墨西哥对世界进口量的比重已经从 1994 年的 75.13%下降到 2005 年的 66.82%,而在 1994 年之前,这一比重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贸易比重体现出的结论与我们的实证结果是一致的:北美经济一体化对墨西哥的总贸易效应是负的。

(二)北美经济一体化对美国的贸易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原材料和劳动或资源密集型工业制成品上

实证结果显示,NAFTA 和 CUSTA 在第 0(食品和活动物)、3(矿物燃料、润滑油和相关原料)、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 7(机械和运输设备)类商品上对美国的总贸易效应为正,且效应显著,而在第 8(杂项制品)和 9(未分类商品)类商品上的总贸易效应为负。其中,CUSTA 对美国的贸易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第 3、6 和 7 类商品上,而 NAFTA 对美国的贸易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第 0、3、6 和 7 类商品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国内的生物技术的提高带动了生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对动植物原料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同时,美国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历经了二战后最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国民经济对能源性原料的需求也在不断膨胀。这就使得美国在北美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利用开放的区域市场,不断扩大从墨西哥进口这些原料。

同时,美国利用北美经济一体化组织中的投资自由化,积极促进对墨西哥的跨国投资。1994 年到 2004 年间,墨西哥共得到 1240 亿美元的外国投资,其中,美国对墨西哥的跨国投资占墨西哥 FDI 流入量的 60%以上。世界银行在 2005 年特别指出,如果没有 NAFTA,墨西哥的 FDI 会少 40%。美国将本国的高成本产业和处于生命周期末期的产业都转移到墨西哥,利用墨西哥低廉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进行生产,再返销到美国。这就使得美国从墨西哥的进口中,不仅包括了大量的原材料商品,还包括了大量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工业制成品。所以,实证结果与现实情况十分吻合。

(三)北美经济一体化对墨西哥的贸易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化工产品上

实证结果显示,NAFTA 只在第 5(化学和相关产品)类商品上对墨西哥具有明显的贸易增长效应,而

在第 0.2(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和第 7 类商品上的贸易效应为负。这也比较符合墨西哥的贸易状况。

墨西哥长期以来一直将实现工业化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希望国内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制造业,而实现工业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重化工业化。但是,墨西哥在重化工业化道路上的步伐缓慢。这一方面是由于墨西哥在研发方面的投资水平低。世界银行 2005 年的报告指出:“在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方面,墨西哥不仅落后于 NAFTA 的贸易伙伴,而且还落后于与墨西哥有相同经济特征的国家。”另一方面,美国在与墨西哥的经济一体化中,并没有将重化工业技术输往墨西哥,而是直接将重化工业品输往墨西哥。墨西哥在化工产品上进口量占总进口量的比重从 1994 年的 8.86% 上升到 2005 年的 10.73%,其中,从美国进口的化工产品量占从美国所有商品进口总量的比重从 8.72% 上升到 13.02%。

(四)北美经济一体化将越来越有利于发达国家美国,而越来越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墨西哥

从 1989 年 CUSTA 成立至今,北美经济一体化对美国的贸易效应一直呈现增长趋势,而对墨西哥的贸易效应却一直为负值。NAFTA 和 CUSTA 对美国在所有商品范围内的总贸易效应由 1989 年的-15.96 亿美元上升到 1994 年的 92.76 亿美元,到了 2005 年,这一数据进一步上升到 215.71 亿美元,同时,对墨西哥的总贸易效应却由 1994 年的-26.47 亿美元下降到 2005 年的-33.68 亿美元。美国从经济一体化中获得的贸易收益在快速增长,而墨西哥从经济一体化中获得的贸易损失却并在缓慢增加。这使得北美经济一体化贸易增长效应在美墨两国的分配更加不公平,两国在经济一体化中的贸易收益差距进一步的扩大。

在关税减让安排上,美国对墨西哥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差别待遇。如在 NAFTA 规定的关税减让的第一阶段,墨西哥只对来自美国的 35% 的商品取消关税,而美国则对来自墨西哥的 80% 的商品实行免税,同时还为墨西哥竞争能力较弱的肉、奶制品、玉米等产品的进口关税安排了一个较长的过渡期,这似乎使得墨西哥能够与美国处于对等的竞争地位,并且对墨西哥还有所照顾。但是,由于在 NAFTA 签署之前,墨西哥的关税远高于美国,削减关税对美国从中获利更有帮助;同时,对于墨西哥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品,美国又通过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等借口来限制其进入美国市场,而对本国的优势产品则极力要求尽快免除关税,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从而使大量美国商品涌入墨西哥市场,使得墨西哥出口增长远赶不上进口增长,贸易赤字日益膨胀,国际收支恶化。这种美国主导型的贸易格局使得实行自由贸易后所产生的贸易增长效应越来越有利于美国。

四、总结与展望

总结以上的实证结果,我们发现北美经济一体化总体上更有利于美国的贸易增长,而不利于墨西哥。其中,对美国的贸易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原材料和劳动或资源密集型工业制成品上,而对墨西哥的贸易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化工产品上。同时,北美经济一体化将越来越有利于发达国家美国,而越来越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墨西哥。

展望未来,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成为今后世界各国发展区域合作的主要形式之一。在当前国际经济秩序下,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应更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仍将长期存在,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一体化中应该寻求一些可行的方法,来打破这种贸易收益分配的不平衡。

要打破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贸易收益分配上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应该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 and 逐步与世界经济融合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对国内要注意调整产业结构,尤其要加强工业的发展。墨西哥之所以在北美经济一体化中遭受贸易损失,主要是由于国内产业结构的缺陷。众所周知,墨西哥是一个农业国,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工农业的比重也十分不平衡。尽管墨西哥一直强调走工业化道路,但国内研发水平的落后和过分依靠农矿产品出口来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状况却一直没有得到缓解。研发投入少,使得墨西哥的民族工业一旦面对自由贸易,很难在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下生存。据墨西哥全国小企业联合会估计,仅在 1994~1995 年间,墨西哥全国至少有 7500 家小企业倒闭,而墨西哥

工业企业的90%是小企业。民族工业的不景气使得墨西哥只有不断扩大农矿产品出口以促进经济增长。过分依靠农矿产品出口使得投入到工业研发中的资本更少,这又引起了下一轮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国内市场要根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地逐步开放。不顾自身状况,过快的实行自由贸易,给墨西哥带来了巨大的贸易损失。墨西哥经济在对外开放时尚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外贸部门和国内经济发展的相关性不高,对内和对外经济的割裂很明显。墨西哥对美国出口产品的50%是由美国跨国企业生产的,而大多数跨国企业几乎没有内销。出口扩大很难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其二,墨西哥民族工业的幼稚性。加入NAFTA以后,墨西哥希望改变国内制造业的局面,实现出口升级,但是由于民族工业的相继破产,技术研发几乎被外国的跨国公司所垄断。墨西哥国内产业升级速度慢,不得不通过更多的进口来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要。所以,过快地加入自由贸易使得墨西哥成为了为美国制造业提供低成本配件的工厂。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通过比较美国和墨西哥两国在北美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应大小与成因,我们认为,调整国内产业,逐步开放国内市场是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需要满足的两个条件。只有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一体化中获得较为平等的贸易收益。

[参 考 文 献]

- [1] 张 彬、朱润东:《美国在CUSTA和NAFTA中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载《全球经济失衡与中美经贸关系》,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 [2] 张 彬、张 澍:《美国在NAFTA中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1994—2003》,载《世界经济》2005年第8期。
- [3] Gould, David M. 1998. "Has NAFTA Changed North American Trade?" *Economic & Financial Review* Q1.
- [4] Krueger, Anne. 1999. "Trade Creation and Trade Diversion under NAFTA," *NBER Working Paper* 7429.
- [5] Soloaga, I. & L. Alan. Winters, . 2001. "Regionalism in the Nineties: What Effect on Trad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 12(1).
- [6] Magee, Christopher S. P. 2004. "Trade Creation, Trade Division, and Endogenous Regionalism," *Econometric Society 2004 North American Summer Meeting* 289.
- [7]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SD Com trade Database), 载 <http://comtrade.un.org/>, 2008-11-12.

(责任编辑 于华东)

Comparison of USA & Mexico's Trade Effects Under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North America

Zhu Rundong, Zhang Bin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North America is a kind of NORTH-SOUTH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re is a hot debate about whether the NORTH-SOUTH economic integration really has equal trade effects on the member states. We have analyzed the changes of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s trade flows in NAFTA and CUSTA an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North America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totally more conducive in trade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rather than in favor of Mexico, and this income gap is growing. Therefore, whe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akes part in the NORTH-SOUTH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t should adjust the domestic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the one hand, and gradually open up its markets, on the other hand.

Key words: CUSTA NAFTA; trade effects; import-demanded-equation